



# 博山梨园百年记忆(上)

□ 刘培国

若有百年记忆,幸有百岁老者。缘于对许翰英传奇的深度发掘,由冯佐明先生引荐,有幸拜望了94岁高龄的赵增金老先生,这位当年济南洗凡中学赵蔚芝的学生、刘聿鑫的学长,干了一辈子博山陶瓷厂会计的赵老先生,竟然是位铁杆戏迷,除了不彩唱不下海,能拉各种胡琴,哼各种板眼,念各种道白,最叫绝的还是看戏听戏。但凡来过博山的大小角儿,一代名伶,老人家无一遗漏,如数家珍,对博山梨园故事的回忆,堪称一部博山百年戏剧史。

赵增金祖居南关街,父亲开一小铺。赵增金好看戏,攒点零钱先看戏,过年老人给点压岁钱也是看戏,这一看就是八九十年。

赵增金看戏有条件,文化宫、人民剧场都在跟前。小时候,他下了私塾就钻进戏院,进草棚子把苇席掀起来就是。迷上戏那会儿他才五六岁,到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个女角叫蒋云霞,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,唱猴子,至今忘不了。女猴子武生不多。李万春唱武生,猴戏也唱得很好,各自一种动作。江南江北的武生不一样,北京说南方的表演叫外江派,动作表演幅度大,真刀真枪;北京则用木头的,到上海去唱的就李万春、李少春敢去,姐夫舅子都是武生,唱《铁公鸡》,脱了衣裳光着脊梁。赵增金小时候看武生的表演就是用的真刀真枪,铁的。

《中国京剧》1992年创刊,赵增金一直订阅了27年。

1953年,赵增金去博山陶瓷厂工作,星期天值班就带着胡琴去。山头河南村有很多人拉琴唱戏,一个胡同就好几伙,你拉一会我拉一会,你唱一出我唱一出,不一定拉得多好,唱得多好,算不上票友,就唱着玩。赵增金那时候也唱,啥也唱,比如《武家坡》,也唱薛平贵,也唱王宝钏,你唱薛我就唱王,你唱王我就唱薛。起码拉琴得懂谱,西皮二黄板眼得会,简谱底下的唱词都有戏考、戏本子,带出场、带白口,看着谱子就会,三五个人一唱就是一晚上。到了1958年,赵增金想,毕竟玩物丧志,就像戒烟一样一下子戒了,只剩下了听。

二

戏曲发源于原始祭祀仪式,后逐渐发展成独立的艺术样式,所谓一桌两椅,唱念做打;三五步走遍天下,六七人千军万马。因为高度抽象,所以高度概括;因为高度概括,



今年94岁高龄的赵增金老先生。



赵增金夫妇1944年于泰云照相馆拍摄的婚纱照。

所以高度凝练;因为高度凝练,所以高度形象。戏曲成为世界上最抽象、最概括、最凝练的美学范式。

所有艺术皆起于民间。博山是宋元以来的中国北方手工业重镇,戏曲文化想必一定是城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00年前的博山,就有一个民间自发性质的戏曲学校——“子弟班”,班主任是一位叫李三全(音)的老先生,他坐地为师,教习家乡子弟学习京戏,每四五年向社会输送一批,连续输送了好多年。李三全教出的这些弟子,分散在各地,逢庙会唱戏,不逢庙会就唱野台子戏,成为一粒粒戏曲文化的种子。

赵增金小时候,光听老人们讲李三全是唱青衣的,一直没见着面。后来,赵增金终于见到了这个人物。李三全那时七十多岁了,已经不能教戏,从外头回来住在侄子家。他侄子恰是赵增金家斜对门的邻居。赵增金来回走,看见个老人在门口小胡同墙根晒太阳。父亲说,那就是赫赫有名的李三全李班主,老了病了,没有子女,回来跟着他侄子。没待半年,老先生没了。

“子弟班”各个地方都有,区别于京城的荣春社、鸣春社等科班,教法野蛮,体罚是家常便饭,因而教戏也叫打戏。除了打,还有个办法,晚上睡觉地上铺一领席子,泼上水,湿漉漉的,学徒们睡在席子上,手指缝、脚趾缝就长疥疮,夜里痒起来睡不着觉,正好起来背戏文。

三

过去,除了庙会上唱唱戏,

博山没有专门的戏院,武衙门戏院是第一个。

那会儿,大街中段西侧有个卖炭的院子,炭店,就是早先的武衙门。明朝时是地方治安机构驻地,故名。武衙门戏院建于公元1918年,赵增金记事的时候里头已经空了。

武衙门戏院有股东,委托瓜子房的徐登俊和李昌龙等人掌管。戏园坐北朝南,砖砌四壁,草棚顶,中间为座席。戏院东、南两侧砌一米二高平台,木板间隔,叫包厢,每一面有七八个包厢。戏院西边是站席。徐登俊是博山大街刘家胡同人,擅雅玩,人们称他为“青客”,亦褒亦贬,意思是下不力气、扎煞着手专拿青咬乖(蛴螬)。这是玩家,博山从古至今没少出这类雅客。赵增金和徐登俊的儿子徐宝梓共过事,父子俩都好京戏。

四

博山第二个戏院叫华安戏院,建于1932年以前。地址在哪?由西轿杆胡同、东轿杆胡同往北,再走就是陈家胡同、孙家园,华安戏院就建在孙家园。赵增金六七岁的时候,跟着大人去华安戏院看戏。华安戏院维持到“七七事变”前夕,被咏仙楼所取代。

五

咏仙楼,全称应是博山进德会咏仙楼剧场。进德会是韩复榘于1932年主持成立的道德团体,各地都有。博山进德会坐落在洪教寺,旨在戒除恶习、健全人格,有浪木、单双杠等运动器

材和文艺设施。咏仙楼1935年由政府投资组建,一楼联椅,二楼包厢,可容纳观众800余人。庆祝咏仙楼落成的时候,京剧演员王素芳演出了京剧,以后陆续来演出的名角有旦角张艳青、老生安书元、花旦王芸芳、武生邢玉昆、青衣黄桂秋、女武生盖春来等。

武生刘俊文一家数口常年咏仙楼演出,相当于班底,大部分都是武戏,口碑不错。樊斌卿父女也常在这里演出,记忆中有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《徐策跑城》《落马湖》等剧目。“四小名旦”之一的毛世来也带着名丑郭元祥来咏仙楼演出,上演剧目《铁弓缘》《十三妹》等,轰动一时。

1948年3月,博山彻底解放,咏仙楼收归人民政府,改名“解放大戏院”,来此地演出的名演员有程砚秋、毛世来等,后改为博山电影院。

六

上世纪40年代初,博山还有个新华大戏院,草棚子,有点小上盖,是河滩王李玉藻办的,白天唱白天看,没有灯戏,百八十人就唱。新华大戏院在福门桥以下,属下河滩,上河滩也有个草棚子戏院,离咏仙楼不远,杜金花就在那里演出过。

李玉藻属于河滩王之一。过去博山河滩都有主,叫河滩王,拿着政府出让河滩地块的文书,这一块是你的,从哪到哪,那一块是他的,从哪到哪。河滩王都敛钱。李玉藻的地面就在老鱼市街外头,现在的新华书店位置,他的新华大戏院就开在那里。那个位置原来叫葱市。河

滩这一块,有葱市、鸡市、猪市、花椒皮市、香市,斜对面有箔材市等若干市,谁占河滩王的地得交地钱。新华大戏院前后来的主要演员有女老生徐韵生、老生杨景奎、麒派老生小麒麟童等,其中包括许翰英。

赵增金就是许翰英在新华大戏院唱戏的时候知道他的。那时,赵增金十四五岁,还上私学,已经很喜欢看戏,且能看出门道了,记得二十来岁的许翰英唱的花旦、青衣,唱了半年多不见了,但他留下的名声很大,博山人打这记住了许翰英。

七

那时,博山城区有一支业余京剧剧团,名为国剧研究社,负责人是青衣朱济川,戏迷,天津人,日伪县长曲化儒的连襟。剧团主要人员有马派老生黄金印,谭派老生孙和斋,青衣李玉藻、崔荣章,彩旦石玉恩,花脸姓刘,琴师贾子孚、刘宗文、李保华、张季陶,鼓师郎子和。据说贾子孚的一把胡琴值五十袋洋面钱。

国剧研究社排演地点在城里文庙,位于县前街西首,净排大戏,在咏仙楼卖票唱戏,主要剧目有《法门寺》《借东风》《三堂会审》《宇宙锋》《六月雪》等。

八

日寇投降以前,许翰英第二次来博山,在咏仙楼演出,可谓载誉归来、名气大振,演出剧目是《女起解》《玉堂春》等,配角白云生后来也成了昆曲泰斗。当时咏仙楼贴了海报,上面有“许翰英”三个大字,博山人都说“许翰英回来了”。

这回的戏,赵增金都记住了。博山人看戏讲卖不卖力气,耍好不耍,得卖力气。在他看来,许翰英带来的小生白云生最好。“白云生太好了,戏里头笑了几次,次次不同。”赵增金一连看了两晚上。那时候没有荀派的戏,不兴《红娘》,没有唱的。

赵增金还见到了素颜的许翰英。许翰英出门拜码头,去衙门、警察所、地方乡绅家,他从西关街张焕宸家出来,张焕宸家就是西关街张家大门,正巧赵增金和一个邻居从那路过。许翰英穿着大褂,留着小分头,素装就很有女人态,走道有点飘悠。赵增金他们一直跟着,跟到衙门口,许翰英他们进去,三五分钟就出来了,似乎打了招呼,并没有官员接见。